

看上去很美

——说说《廊桥遗梦》中的那份爱恋



枕流

3月10日，美国著名小说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在德克萨斯的家中去世，享年77岁。沃勒一生写过七部小说和一些散文，但我们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还是他的处女作兼代表作《廊桥遗梦》。“认识你我用了一下子，爱上你我用了一阵子，忘记你我用了一辈子。”小说中这一令人伤感的爱情名句大家耳熟能详。而由好莱坞明星梅丽尔·斯特里普、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同名电影也是风靡一时。故事中那位开着卡车来到依阿华麦迪逊城拍摄风景照的男主人公罗伯特·金凯更是一度成为无数女性读者心中的理想情人。而今，用文字创作这份如梦爱情的作家走了。再度回首这个并不具有多少戏剧性情节的故事，你会发现，里面仍有很多被忽略掉的，却颇值得我们深思的内容。

客观地说，男主人公罗伯特·金凯的“迷人”带有一定的虚幻色彩。他是一个浑身散发着浪子气质的男人。他有过家庭，已经离异，拥有职业，但不稳定。自身强烈的个性及对光影艺术的独特理念令他的作品难以符合主流媒体的刊登需求。不过，这位“最后的牛仔”独来独往的作风，倾艺术的气质，潇洒落拓的行为方式，都给作为家庭主妇的女主人公弗朗西斯卡带来了非凡的诱惑。在女主人公看来，眼前这个“天外来客”和自己以前接触过的男人多么不同：他才情卓著，能弹善唱；他性情浪漫，会诗一样的语言；他关心环境问题，热心保护野生动植物；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风景……金凯身上所显现的各种细节、特征，其实都是他所属社会阶层所拥有的文化教养的重要符号。回头再看弗朗西斯卡的丈夫理查德，无疑就相形见绌了。理查德是那种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分农夫，喜欢带着孩子和家中小牛去参加田园比赛，然后为自家获得一块小奖牌而兴奋不已。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金凯的出现令两个男人间源自阶层、文化的强烈反差凸显无遗。可到此，弗朗西斯卡能做的也只是说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叹息。四天，恍若一生。最后，她没有选择和金凯双双离开，而是依然困囿在原先的生活模式中。有意思的是：罗伯特·金凯这一形象尽管是美国商业文化的代表，作者却始终在强调他和现有社会秩序所形成的激烈对峙。美国社会崇尚个人价值和自主选择，作者之所以如此塑造男主人公，为的是令这个分明处于社会

边缘的人物在作品中显得遗世独立、熠熠生辉。

再反观女主人公弗朗西斯卡，她室室宜家，内心又对爱情充满了绮丽遐思。倘若她不曾遇见金凯这样的男性，相信她也就这么安然平静地度过余生——内心的渴望和激情终会在岁月流逝中枯萎殆尽。然而金凯出现了。在小说里，作者有好几处暗示，弗朗西斯卡对待金凯的某些反应是“条件反射”般的，连她自己都感到诧异和惊悚。不过，这并不能掩盖《廊桥遗梦》就是世俗女性在枯燥生活中偶遇一段婚外情的本质。只是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用他优美的笔触将这段违反传统伦理的感情给彻底柔化了。于是，这段“看上去很美”的爱恋因其短暂，因其不圆满而别具魅力。其实，这个“爱上陌生人”故事与其说是在歌颂爱情，不如说是在抨击单调的生活本身。弗朗西斯卡可以爱上摄影师罗伯特·金

凯，也可以爱上任何一个行为举止、文化背景和金凯相近的人。只要这样一个富有阶层标志的男人出现，她的情感就会起涟漪——也许笔者这样说，会令《廊桥遗梦》的拥趸们觉得扫兴，但真相就是如此。

最后我们不妨将《廊桥遗梦》和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作一比较。《远山的呼唤》中，那个独自抚养儿子、操持农场的寡妇风见民子并不怀有弗朗西斯卡般的美丽幻想，她所萌生的情感是建立在和外来客岛田耕作一段时日的共同劳动及相濡以沫基础上的。在我看来，那才是真正感人的爱情。最后她在火车上借着第三人表白心迹的桥段更是催人泪下。而弗朗西斯卡尽管至死未忘金凯，更多的原因是那份“一见钟情”在她原本古井般的生命中实在大具“奇幻色彩”了。回忆中的伊人宛如梦境，美则美矣，到底架空立虚，缺乏烟火红尘的真实。



3月10日凌晨，美国好莱坞电影《廊桥遗梦》原作者、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上图）在家中去世。

1992年《廊桥遗梦》问世以后，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盘踞3年之久。至今这部小说有大约40种语言的译本，在全球卖出超过1200万册。

1995年，伊斯特伍德将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并亲自担任男主角，女主角梅丽尔·斯特里普通过这部电影入围第6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电影延续了小说的辉煌，全球票房收入超过1.82亿美元。

此外，这个爱情故事还在1992年被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小说大获成功之后，沃勒从默默无闻的作家摇身变成百万富翁，他离开了自己从小生活成长的爱荷华州，搬到了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农场。不久后与结婚36年的妻子离婚，两人有一个女儿。（枕流 供图）

在现代中国画史上，唐云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画家，在画坛有“现代唐伯虎”的美誉，与海上画家张大千、江寒汀又有“海上三剑客”之称。甬籍美术史论家邵洛羊先生在“唐云艺术研究会”成立时对唐云作过极高评价：“画家唐云是‘海上画派’中继任伯年、虚谷、吴昌硕、黄宾虹、吴湖帆、贺天健之后的中国画大家。”

方向前

唐云（1910—1993），原名侠尘，生于杭州，别号大石居士，别署老药、药翁，画室名为大石斋、八壶精舍等。幼年唐云受家庭影响，8岁学习中国书画，19岁任杭州冯氏女子中学国画教员，开始出售自己的作品，并与潘天寿、来楚生等著名画家结成莼社，同时又加入了西泠印社，在当时杭州艺坛已有相当的声誉。1938年唐云移居上海，鬻书画自给，先后在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20世纪50年代中期，唐云参与筹建上海中国画院，先后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西泠印社理事等职。

唐云的早年绘画多作山水、花鸟，取法石涛、华嵒诸家，力求洒脱灵秀；中年花鸟、山水、人物等俱能，画风受恽南田、华新罗、八大等影响，作品清丽秀逸，淡雅灵动。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始，笔墨深得缶翁与清湘之诀，在用墨上变化丰富，厚重，复笔、层墨、铺水，色墨互破，水墨淋漓，随机变化，风格渐入佳境，有苍劲老辣，奇崛纵横之神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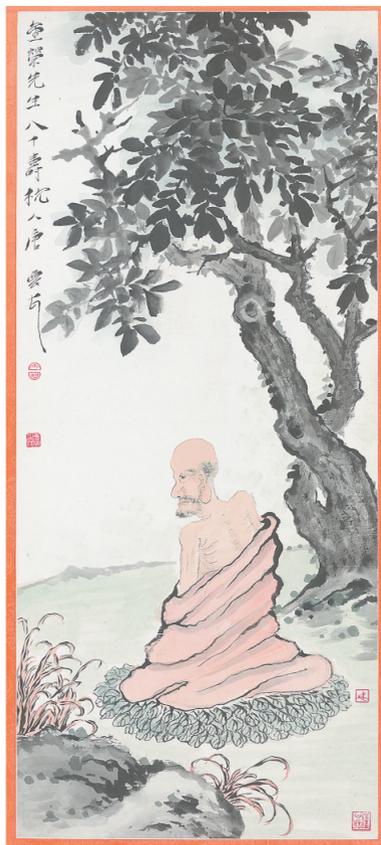
在唐云看来，中国画的传统宗旨是“兴教化，助人伦”，画能给人以调节身心的作用，看了画能让人精神愉悦，心情开朗，所绘之花草如疗病之药材，给人以滋养，故自取号为“老药”“药翁”等。唐云的花鸟画题材广泛，所作荷花、白菜、萝卜、芭蕉、寿桃、枇杷、石榴、松、梅、兰、竹、山雀、青蛙、金鸡、八哥等尤为精绝。当年广东籍的中国画大家关山月认为现代大笔墨写兰竹、松柏、梅花，“唐云兄推天下第一”。

唐云的书法，初习颜体，继学篆隶、章草，其行书结体瘦硬，风神潇洒，匠心独运，自成一格，人称“唐云体”，与绘画风格甚洽，书法成就不在绘画之下。

讲到唐云书画艺术，不能不提及他的“好酒”“好收藏”。唐云好酒量，平日常“以酒结朋”，可以说唐云的生命是用酒浇出来的。唐云喝酒时经常借兴作诗，有诗云：“扬州三月女儿红，总是人间味不同，白马马鞍垂柳下，我来觅醉息英风。”唐云的乐观、热情、豁达，造就了他的艺术高度。

唐云的收藏主要涉猎书画与紫砂壶。书画主藏石涛、王石谷、沈

鉴赏与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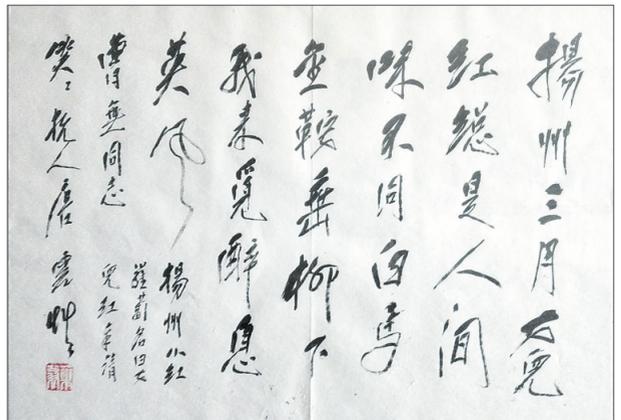
唐云1946年作《无量寿佛》

周、八大山人、华新罗、金冬心等古代大家的作品。唐云还喜欢收藏紫砂壶，他自榜“八壶精舍”，因为他藏有市场上“一壶难求”的曼生壶8把，在当时大家都以藏有“曼生壶”来显示门第的高低，标榜风雅。如今，这曼生壶的市场价值每把值几百万元。收藏给予了唐云极高的艺术滋养，使他在书画艺术领域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大家。

2002年12月朵云轩书画拍卖会，唐云那幅《无量寿佛》（尺寸108×48cm，作于1946年，时赠海上大亨黄金荣八十大寿），作品装裱考究，品相完好，预展时被不少藏家看中，大家私下聊及各自的心

理价位，基本为2万元上下。此画从8000元起拍，经藏家十几个回合的竞拍，最终以2.86万元落槌。这样尺幅的作品在当年已属于高位了，那时黄宾虹3方尺左右的水画作品也只在10万元上下。2010年北京诚轩秋拍，唐云1990年作《荷塘玄鹭》花鸟横披（尺寸178×94cm约15平方尺），25万元起拍，230万元落槌。2016年嘉德秋拍，唐云1959年作《红园图》山水立轴（尺寸92×53cm），50万元起拍，86万元落槌。

一般来说，唐云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绘画作品因风格秀丽飘逸、淡雅灵动，较晚年作品更受藏家喜欢。



唐云晚年书法（方向前 供图）

最文艺的厕所



柴隆 摄

柴隆

那次去杭州，路过艮山门时，误打误撞进了“雪隐”。建国北路和环城北路交叉的坝子桥边，在凤凰亭下，我踏进了平生见过的最美公厕——“雪隐”。

凤凰亭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书有五个字，朝马路的一面刻着“坝子桥”，背面则是绿色的“雪隐”二字。起初以为“雪隐”是杭城G20后的一处新景观。迈入厅堂，檀香清幽，楹书条幅《得大自在》曰：“古今中外不二门，面壁求解脱；东西南北同一道，临池得轻松”，顶挂水晶玻璃大吊灯，厅北摆椅子和茶几，南边是妆镜和水龙头，茶室一斗无疑。正惊叹着，看到水龙头旁洗手的人，再看墙上铜牌刻着“四星级生态旅游厕所”，随即清醒，这个“雪隐”原来是座公厕。

室内墙上挂着一块木牌，烙写出“雪隐”典故，我一字不漏将它记下：“雪隐，看到雪隐这两个字，没有谁会把它和厕所联系起来。远观云遮雾罩，若隐若现；近看晶莹剔透，空明澄澈。雪影留踪，禅意盎然。然而，它是厕所，不过，它是佛家的厕所。传说雪窦山的明觉禅师曾在杭州灵隐寺打扫厕所，所以，出家人把厕所叫成了雪隐。”好一个雪影留踪！好一个佛家

的厕所！这段撰文未具落款人，而一连串抛出明觉禅师、雪窦山、灵隐寺藏了近千年的往事，却令我刨根问底，一心想探出个究竟来。

真实情况是，奉化雪窦确为佛教名山，明觉禅师注定与雪窦山结缘。胡传淮撰写的《宋代高僧云门宗大师重显考略》记载，雪窦山明觉禅师（980—1052），又名雪窦重显，北宋著名云门宗高僧，幼受家学，妙龄离俗入道，得法于复州（今湖北天门）北塔崇胜院光祚禅师，后隐于钱塘灵隐寺三年，乃出住苏州之翠峰寺。次年转徙明州（今浙江宁波）雪窦山资圣寺，海众云集，大扬宗风，有云门宗中兴之祖之称，谥号“明觉大师”。遗有《明觉禅师语录》六卷、《碧岩集》百则颂，及诗集《瀑泉集》行世。

《雪窦塔铭》记载的一则故事更为生动：重显拜复州北塔崇胜院光祚禅师，修学五年后的某日晚，他向光祚提问：“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过？”光祚前后两次用拂子击他，重显由此得悟。以槛外人的眼界，重显两次被拂子击打，极像是一段有趣而出奇的公案。

重显得悟后，辗转池州（今安徽贵池）景德寺。他遇到了幼年旧友曾会，曾会在北宋天禧年间任池州知州。一个是景德寺首座，一个

是池州知州，天涯一旦成知己，旧友何处不相逢！

北宋以来，浙江一带为“东南佛国”，浙江各地有竞相迎请著名禅师担当寺院住持的社会风尚，彼时高僧云集。重显一直向往游历浙江境内的钱塘、西兴、天台、雁荡。他把这一想法告知好友后，曾会建议他先去杭州灵隐寺，并给当寺住持写了一封推荐信。

重显自池州来到灵隐寺，他并没有向灵隐寺住持出示曾会的推荐信，而隐没于僧众中修持三年。传说，重显在杭州灵隐寺除了日常参禅，杂务就是全寺的环卫工作，负责扫地、扫厕所。这个看似熟悉桥段，不免让我想到《天龙八部》里的那个“扫地僧”，金庸先生设计的人物原型莫非取自重显？抑或重显读过《庄子》，明白“道在矢溺”，抑或在他眼中，每天兢兢业业打扫屎尿也算修禅。而重显在灵隐的故事，却使后来的众僧顿悟：厕所与佛堂仅位置不同，实无它别，勤则明，惰则污，勤惰始为源，人心方为本，明污只在一念间……

再后来，曾会公差路过浙江，特地到灵隐寺寻访旧友重显，找了大半天，最后在普通僧中查找到当年的小伙伴。若不是曾会奉使浙西，或许重显将在灵隐寺一直扫厕所、依旧隐下去。北宋仁宗天圣初

年（1023），曾会出知明州，他邀请重显赴任雪窦山资圣寺住持。多年后，故事在钱塘、明州两地僧众间传开，僧众对重显甘于寂寞的风格表示敬重，这都源于他扫厕所高深莫测的精神境界。

雪窦山，灵隐寺，为“雪隐”一词的典故缘起。因为重显曾经在灵隐寺司厨职，明州一带的出家人便取“雪隐”二字指代厕所，“雪”指雪窦山的明觉禅师，“隐”为杭州灵隐寺，这个精美的典故后由明州传到日本。日本人念其雪影留踪，禅意盎然，一直沿用至今，而如今中国人已大多茫然。

中国人历来把厕所视为不洁之地，厕所，自古便处于不起眼的角落。我在北方住过几年，上过露天的“圈”，里面偶尔养着几头猪或家禽，茅坑是最直截了当的称谓。而今在杭城遇到这个“雪隐”，透过木雕花格窗搭配盆景营造出的温馨，恰似书房，名副其实的宾至如归也！无论外观造型，还是室内装潢，我脑子里一下蹦出了几个词汇：空灵、唯美、淡雅、清新……

真的！“雪隐”是我至今遇到的一间最文艺的厕所，“雪隐”应该是古今中外所有关于厕所的称谓中最美、最空灵、最富于想象力的一个。